

[美]

雷蒙德·钱德勒

Raymond Chandler

洪雷 译

相比于破碎的心，死者的尸体要更加沉重。

# 长眠不醒

## The Big Sleep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[美]

雷蒙德·钱德勒

Raymond Chandler

洪雷 译

# 长眠不醒

# The Big Sleep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眠不醒 / (美) 雷蒙德·钱德勒著 ; 洪雷译. —北京 :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6. 12

(推理家系列)

ISBN 978-7-5502-8719-8

I. ①长… II. ①雷… ②洪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美  
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2528号

## 长眠不醒

作 者: 雷蒙德·钱德勒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咎亚会 夏应鹏

特约监制: 林 丽

特约编辑: 朱六鹏

封面设计: 郑金将

版式设计: 刘 宽
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38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4印张

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719-8

定价: 39.5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# 1

---

这是十一月中旬的一天，已经上午十一点了，天空中仍没有太阳。几座小山丘前的空地上乌云密布，看起来很可能要下雨。我穿着深蓝色的衬衫，打着领结，一块手绢从浅蓝色西装的口袋里露了出来，脚上穿着黑色毛线织成的，带着蓝色花纹的短袜，踩着厚底黑皮鞋。我的脸上刮得非常干净，没有半点醉态，看起来利索又干净。不过这一点是否有人知道，那就和我没有关系了。总之，我具备一名衣冠楚楚的侦探所需要具备的外表，因为我就要去拜访一位大富翁，他的财产有四百万。

一进斯特恩伍德豪宅的大门，就看到两层楼高的大厅。大厅的门足够容纳一群印度大象通过。门上镶嵌着一块特大号花玻璃，玻璃上画的是一名女子被绑在树上，一个身穿黑色甲冑的骑士正在救她；这名女子没有穿衣服，但好在头发够长，能够遮掩一二；骑士已经推上了头盔的前沿，表现得彬彬有礼，他想要松开把女子绑在树上的绳子，但不管怎么努力都解不开。当时我站在那里想，这骑士帮忙的时候好像不太认真，假如我在这房子里居住，我一定会爬上去帮他一把，迟早都会去的。

大厅后面的墙壁上，镶嵌着几面落地的玻璃窗，窗外是一处翠绿的草坪，这片草坪非常空旷。另一头是一座白色的车库，一位年轻司机正在擦洗一辆红褐色的帕卡德牌旅行汽车，这位司机又瘦又高，皮

肤黑黑的，穿着闪亮的黑色护腿。车库后面有几棵修饰院子的树，修理得很整齐，看上去就像卷毛狗。再往后，是一座暖房，圆屋顶，看上去很大。之后是大片的树木，尽头是一些小山，曲折蜿蜒，一层一层的，漂亮极了。

大厅的东边是一道瓷砖铺成的楼梯，非常显眼，楼梯通向另一块镶嵌传奇画的彩色玻璃和带着栏杆的长廊。很多硬靠背的红绒椅座大椅子摆放在大厅的四周，似乎并没有人坐过。一个大壁炉位于西墙正中间，炉子里什么都没有，一面炉盘放在了壁炉的前面，炉盘由四块大铜片组成，大理石壁炉台的四角都用爱神丘比特的雕像装饰。一张巨大的油画肖像挂在露台上，肖像上两面轻骑兵的三角旗交叉在一起，旗子上有一些洞，可能是子弹洞，也可能是虫子咬的洞，整个肖像都被一层玻璃框罩起来。这是一个军官的肖像，他穿着笔挺的墨西哥战争年代的军装。这人的眼睛严厉而又热忱，黑漆漆的如同煤块一般。他那拿破仑三世一般的乌黑胡子修得非常整齐，从这个人的总体神态上，你能感觉只要和他打成一团，你就会受益无穷。虽然我听说将军年纪已经很大了，而且还有两个二十几岁处于危险年龄的女儿，但我还是认为这肖像不是将军本人，我猜应该是斯特恩伍德将军的祖父。

远处，楼梯后面的一道门打开了，此时我还在盯着肖像上漆黑而又热情的眼睛。进来的这人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不是管家。

这是一个瘦削、纤细的女孩子，不过看上去很健壮，大约二十岁的样子。她穿着合体的淡蓝色裤子，走路时好像脚不沾地一样轻轻飘过。她黄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，甚至比当前流行的发尾卷起的齐肩短发还要短，发尾有一点弯曲，非常漂亮。她那灰色的眼睛，仿佛不带一丝情绪地在看着你。她走到了我旁边，张开嘴对我笑笑，我看到了她闪闪发亮的牙齿从两片又紧又薄的嘴唇间露出来，尖利得简直和肉

食动物有一拼，如同白瓷一般光滑，如同柚子瓣一般洁白。她的脸看起来不太健康，没有什么血色。

她说：“哎呀，你长得挺高啊！”

我说：“长这么高也不是我能决定的。”

她对我的回答感到很奇怪，瞪着圆圆的眼睛看着我，似乎在思考。我一眼就看出，对她来说，动脑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虽然我刚才也只是第一次和她见面。

“还挺帅的。”她接着说，“你知道自己挺帅气的，这点我能确定。”

我哼了一声。

“你叫什么？”

“莱利，”我说道，“道戈豪斯<sup>[1]</sup>·莱利。”

“还真是一个有趣的名字。”那姑娘扭过头，咬着嘴唇，斜着眼睛看我。然后，她垂到了脸颊上的眼睫毛又抬起来，好像拉开幕布一样。她想让我赞赏她，所以才故意摆了这一出。估计她想着，看过她的这个表演后我必然会四脚朝天扑通着打个滚儿。但是她发现我没有在地上打滚儿，于是问道：“你是不是职业拳击家？”

“我是一名私家侦探，和拳击家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”

“你是一名——”她往后仰了仰头，好像很气愤的样子，在这光线昏暗的大厅里，她头发的光波闪了一下，“你在和我说笑吧！”

“哼——呵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应该听见我说什么了，”我说，“过去吧。”

“你真会开玩笑，你根本就没说话。”她把一只大拇指放在嘴里咬。她的大拇指有些畸形，又细又扁，好像有些人的六指，缺少上面的一

---

[1] 菲利普·马洛在和他开玩笑，说了句“狗窝”（dog house）。

个关节。她的指头在嘴里来回转动，好像婴儿含着乳头一样，一边慢慢地吮着一边咬着。

她说：“你简直太高了。”说完就一副非常高兴的样子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甚至还嘻嘻笑起来。接下来，她脚不离地地转过身体，虽然动作很慢，但却非常灵活，两只胳膊在身体两侧软软地垂下来。她向我扑过来，直接落在我的怀里。这时她只能脚尖点地，如果我不抱住她，她的脑子就会砰地磕到地板上，而那地板上还镶嵌着棋盘。所以我只能搂着她的腰，把她抱起来，但是她立刻就粘在我身上了，就像一坨泥巴。为了不让她摔倒，我必须紧紧地抱住她。她把头贴在了我的胸前，笑嘻嘻地对着我，而且使劲扭着身体。

“你太酷了，”她笑着说，“我也不错。”

我没有说话，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管家从落地窗户里走进来，我抱着这个女孩的一幕正好被他撞见了。

对于这件事，管家好像完全不在意。这个老人大约六十岁，又瘦又高，长着一头白发。他那双蓝眼睛简直幽深得不能再幽深了。他皮肤非常光滑，走起路来时肌肉非常有力。他往我们这边走，慢慢地穿过大厅，我身上的女孩子一下就跳起来了。她像小鹿一样蹦跶着，飞快地跑到了楼梯下面，一下子就不见了，这时候我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。

管家语调平淡地对我说道：“马洛先生，将军现在想要见您。”

“她是什么人？”我把下巴从胸前抬起，对他点点头。

“先生，那是卡门·斯特恩伍德小姐。”

“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需要改掉那个坏习惯。”

管家用礼貌而又严肃的神情看了我一眼，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。



旁边的落地窗很长，我们从这里走出大厅，来到一条光滑的红石板路上，沿着这条路往前走。红石板路隔开了草坪和车库，一直绕到草坪的另一头。车库里停着一辆零件镀铬的大型黑色轿车，那位年轻的司机又在擦洗这辆车了。红石板路一直延伸到暖房的一侧，管家侧身站在我身边，帮我把门打开。进门后的房间和前厅差不多，里面和火炉一样热。走在我后面的管家，关上了通往室外的大门，然后又把通往内室的门打开。进来后，发现房间里一团雾气，这里的空气又闷又湿，一进来就闻到一股热带植物开花的甜腻味。一层厚厚的水蒸气蒙在玻璃屋顶和玻璃墙上，植物的叶子被一滴滴大颗水珠敲得啪啪响。房间里的灯是绿色的，感觉非常虚幻，好像从玻璃鱼缸里透过的光。这房间好像一片森林，到处都是庞大的植物，有一股非常刺鼻的气味，好像在毛毯底下煮烧酒一样。那些树干和叶子又肥又丑，好像刚刚洗过的死人的手指和胳膊。

管家努力不让我的脸被这些又重又湿的叶子碰到，让我从这些植物中穿过。最终我们来到了一块空地上，这六角形的空地处于丛林中间，在圆屋顶的下面。地上铺着一块红色的旧土耳其地毯，上面有一辆轮椅，轮椅上的老人正盯着我们看，他年纪很大，看起来马上就要气绝了。虽然他的眼睛有着我在大厅壁炉肖像里看到的神采和颜色，但他还是马上要油尽灯枯了。除了眼睛以外，他整张脸就像铅色的面具，鼻子尖尖的，嘴唇没有一点儿血色，两只耳朵非常宽大，太阳穴已经凹下去，这都让人感觉到他已经行将就木了。虽然屋子里非常热，

但他那又瘦又长的身体，还是紧紧地裹着一件褪色的红浴衣和一条毛毯。他瘦弱的手如同鸟爪子一样，松松地交叠着，在毯子上放着，他的指甲是红紫色的。几缕干枯的白发沾在额头上，好像即将凋谢的野花长在光溜溜的石头上。

管家在这位老人面前站着说：“将军，这就是马洛先生。”

老人没有说话，身体也没有动弹，只是点了点头。他看着我，却一点儿神采也没有。管家从后面推过来一把潮湿的藤椅，正好碰到我的腿，我便坐了下来，管家拿走了我的帽子。

这个时候，老人终于开口了：“诺里斯，拿白兰地来。先生，你怎么喝白兰地？”他的声音好像是从深井里提上来的一样。

我说：“怎样都没问题。”

管家从那讨厌的热带植物里穿过去，将军又开始和我说话。就像一个失业的歌舞女郎节省使用自己最后一双好袜子一样，他很节约自己的力气，语速非常慢。

“我喜欢香槟酒和白兰地掺在一起，杯子下面三分之一是白兰地，香槟像铁匠铺凹地<sup>[1]</sup>一样寒冷。先生，您可以脱下外套，这里面对于一个血管里还有血液流淌的人来说，确实太热了。”

我站起来把衣服脱掉，拿出一块手绢擦了擦手背、脖子和脸。这地方十月份的天气和圣路易斯一点儿都不像。我又坐下来，不自觉地去找纸烟，不过我还是很快停下了动作。我的举动被老人看到了，他对我笑了笑。

“先生，我喜欢烟草味，你尽情地吸吧！”

我点了一根烟，对着他吹了一口，他使劲地用鼻子闻，好像小狗闻老鼠一样。他笑了笑，微微动了动嘴角。

---

[1] 美国的一个小镇。

“身体真是太差了，你看，甚至还要找个替身为我抽烟。”他一点儿表情都没有，“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，享受过显赫的生活，而我这惨淡的余生将如同半死人一样度过，我成了残疾人，下半个肚子只剩下了一半，双腿已经瘫痪。我的睡眠基本不能称为睡眠，和醒着没什么分别，我只能吃一点儿东西。我好像是一只刚出生的蜘蛛，只能依靠热量活着。我需要温度，为了掩饰这点才养了兰花。你喜欢兰花吗？”

我说：“没那么喜欢。”

将军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“那肥肥的兰花好像人肉一样，那香气就像是妓女的气味，是那种腐朽的甜味。这东西真是让人恶心。”

我们身上被潮湿的热气包围着，好像被包在裹尸布里面。我张着嘴盯着他看，老人的脖子好像承受不住脑袋的重量，点了点头。这个时候管家从丛林里走过来，推着一辆手推车，车上摆放着茶具。他给我准备了一杯白兰地，里面加了苏打水，还用一块湿毛巾把装着冰块杯子包起来，然后又从兰花丛里出去了，没有一点儿声音。他打开了丛林那边的门，然后又再次关上。

我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白兰地，老人看着我，舔了舔自己的嘴唇。他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个遍，慢慢地抿了抿嘴唇，认真地搓着双手，好像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一样。

“马洛先生，说说你自己吧。我要了解一下你的情况，我认为我有这项权利。”

“当然有了，不过我好像没什么要谈的。我上过大学，今年三十三岁。如果有需要，也能做文字方面的工作。我曾经在地方检察官怀尔德先生手下当过探员。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挺无趣的。一个名叫贝尼·奥尔斯的人，也就是那位检察官手下的探长，给我打电话，说你要和我面谈。我不喜欢警察的妻子，所以还没有结婚。”

“你有些放荡不羁，”老人笑了笑，“在怀尔德手下工作，让你感到厌烦吗？”

“因为我不听话，所以他把我解雇了。将军，我在这方面有些能耐的。”

“先生，我自己也是如此。听到这些话我感到很高兴。您对我的家庭有什么了解？”

“我听说您太太已经去世了，有两个非常活跃而又漂亮的女儿。你的一个女儿有过三次婚姻，最后一次嫁给一个名叫卢斯蒂·里干的人，他曾经干贩卖私酒的活儿，当时他就用这个名字。将军，我就知道这些情况。”

“这些事情中，你觉得有些奇怪的是哪一件？”

“虽然我自己和贩卖私酒的人相处得不错，但我估计问题可能出在卢斯蒂·里干身上。”

他轻轻地笑了笑，尽量节省力气。“我很喜欢卢斯蒂，这倒和你差不多。他是一个爱尔兰人，大个头，卷头发，生在科隆梅尔，虽然总是笑嘻嘻的，不过眼睛有些抑郁。他笑起来会显得非常宽厚，简直就像维尔希尔大道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就给我留下了冒险家的印象——一个偶然用天鹅绒外衣打扮自己的冒险家，这和你的印象差不多。”

“你一定非常喜欢他，”我说，“这可是这个行业的语言，你已经学会怎样使用了。”

他把两只没有血色的手放到了毯子里。我喝光了杯子里的酒，掐灭了烟头。

“啊，如果他还在我身边，那他就是让我的生命得以喘息的人。他给我讲爱尔兰革命的故事，他像一头大猪一样，喝啤酒都是论升的，他可以在出一身汗的时候还连着陪我好几个小时。在爱尔兰革命时

候，他曾当过军官。他在美国的居住不合法，和我女儿做了不到一个月的夫妻，这次婚姻简直太荒诞了。马洛先生，我在把我们家的秘密告诉你。”

“就算告诉了我，那也还是秘密，”我说，“那么他后来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老人呆滞地看着我。“他突然不见了，一个月以前就走了，没有向我告别，也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。他不是文明社会长大的，我感到受到了伤害。他将来肯定会给我写信的。另外，我感觉自己又被勒索了。”

我问：“‘又’被勒索？您为什么这么说？”

他伸出了毯子下面的手，拿出一个棕色的信封。“以前卢斯蒂陪着我的时候，所有想要勒索我的人都会自讨苦吃。大约是在八九个月以前，也就是他来到这里的几个月以前，我为了使一个名叫乔·布洛迪的人不要再骚扰我的小女儿卡门，给了他五千块钱。”

我说：“呃！”

他皱了皱那稀松的白眉毛说：“什么是‘呃’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什么。”

他半皱着眉头，继续盯着我。过了一段时间才说道：“再给自己倒一杯白兰地，把这封信拿过去看看吧！”

我从他的膝盖上拿过信，坐了下来，把手心擦了擦，翻过信封，看见上面写着“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区，阿尔塔布里亚克雷桑三七六五号，盖伊·斯特恩伍德将军”，地址和姓名都是墨水写的，字体是倾斜的印刷体（这是工程师们比较喜欢使用的字体）。信封已经被打开了，我从里面拿出三张硬纸片和一张棕色的名片。名片非常薄，是用亚麻制成的，上面印着“阿瑟·格文·盖格先生”几个金字，没有写住址，只有“收售珍版书籍”几个小子印在左下角。我翻过名

片，看到背面写着几行斜体字：“将军阁下，里面附有三张赌债欠条，我希望你能够如数偿还，虽然在法律上我不能要求你偿还，但我希望您重视信义。A.G. 盖格谨启。”

我看了看信封里面的几张白色硬纸，都是一些期票，上面是钢笔填写的，日期是九月也就是上个月里不同的几天。“兹向阿瑟·格文·盖格先生借款一千元，没有利息，如果盖格先生需要，我当立刻偿还。卡门·斯特恩伍德。”

这些钢笔字涂涂抹抹，写得乱七八糟，该使用黑点的地方都用的小圆圈。我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，一口一口地慢慢品尝，把借条和名片都放在了一边。

将军问我：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“没有什么想法。这个阿瑟·格文·盖格是什么人？”

“这我倒是不知道！”

“你问过卡门吗？”

“我没问过，更不想问。就算是我问她，她也不会说话，只会含着自己的大拇指。”

我说：“我刚才遇见她了，就在进门的大厅里。她就像你说的那样做出那种动作。她还想到我怀里坐着呢！”

将军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他的两只手仍然一动不动地握在一起，放在毯子上面。房间里的热度好像根本不能让他暖和起来，可是我却因此变成了热滚滚的新英格兰大餐。

“我是应该直言不讳呢，”我问，“还是应该含蓄一些呢？”

“马洛先生，我发现你没有什么顾忌。”

“她们两姐妹经常在一起吗？”

“我觉得不怎么在一起，我感觉她们自己走自己的路，而且都通向地狱。虽然薇薇安比较聪明，但她爱挑剔，被宠坏了，心肠非常歹毒。

卡门喜欢把活苍蝇的翅膀扯下来，她还是个孩子。在道德观念方面，这两个人和一只猫差不多。其实我们整个斯特恩伍德家族都没有道德观念，我也是如此。你继续问吧！”

“我觉得她们两个应该都受过很好的教育，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”

“薇薇安曾经在贵族女子中学读过书，后来又上了大学。卡门曾经在风气越来越开放的中学里上学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直到最后她也没比刚入学的时候有多少长进。看到她没有长进我也不感到难过，这真不是一个父亲所为。不过我已经不能容忍维多利亚式的虚伪了，因为我的生命随时都可以结束，马洛先生。”他闭上了眼睛，把头靠在椅子背上，过了一会儿又突然睁开眼睛，“我认为，也不需要再说什么了，我初为人父的时候已经五十四岁了，所以就算现在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也怨不了别人。”

我点了点头，又喝了一口酒，他那又细又瘦的脖子，颜色如同灰土一般，我坐在这里能够非常清楚地看见他脖子上有一条血脉在跳动，那速度简直不像脉搏，因为跳得实在是太慢了。对于这个老人来说，他身体的三分之二已经死掉了，但是他还是相信自己能够活下去，他真的很执拗。

他突然问我：“你有什么推测？”

“如果我是你，我就给他钱。”

“理由呢？”

“您可以把这很多麻烦都解决掉，而且用不了几个钱。好像还有什么事情隐藏在这件事背后。任何人都不会让你心碎，如果你的心还没有碎的话。只有当您被很多骗子长时间勒索的时候，你才会有所触动。”

他冷冷地说：“我不是不要面子的人。”

“有人就想利用您想要面子，这种玩弄人的方法是最容易的。要么求助警察，要么利用您爱面子。他一定能够通过借条要回这笔钱，除非你能够证明他在骗人。他把借条寄给您了，而没有生硬地来讨债，并且明明白白承认这是赌债，说明他把借条留着也没什么用处，他给了您保卫自己的权利。如果他只是偶尔放贷，说明他是个老实人，您应该给他这笔钱。如果他是个骗子，就说明他对此非常精通。你刚才说把五千块钱给了一个叫乔·布洛迪的人，这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我没什么印象，一个赌徒吧！我的管家，诺里斯，他可能会记得。”

“将军，你的两个女儿自己手里都有钱吗？”

“薇薇安有，可是不太多。卡门要在成年以后才能得到母亲的遗产，她现在年纪还太小。另外，我给她们两个很多零花钱。”

我说：“将军，如果你想让我把这个叫盖格的人弄走，我认为我可以做到。不管他是做什么的，也不管他是什么人。我可能还要让你再花一点儿钱，这笔钱不在您应该付给我的酬劳范围内。不过我不能保证他以后不会卷土重来。只要您给他一点儿好处，那么他就不会死心。他的账册已经记下了您的大名。”

“我明白了”，他那瘦弱宽阔的肩膀在褪色的红浴衣里面动了动，“你现在说我给他钱也没什么用处，但是几分钟以前你却说我应该给他钱。”

“我想要说的是，可能更加轻松、省事的做法是让他勒索到一点儿钱，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。”

“马洛先生，我真担心我的性格太焦躁，你要多少报酬？”

“运气好的话，我一天能够赚到二十五块钱，这不包括一些额外的必要花销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如果想把后背上的肿瘤祛除，这个要价不算高。手

术要做得非常精妙，做手术的时候应该尽量别让病人感觉到颤动，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一点。马洛先生，也许还不止一个瘤子呢！”

我把第二杯酒喝完，擦了擦嘴和脸。胃里填满了白兰地后，还是没有感觉到房间里的酷热好到哪里去。将军的手不断地拉扯毯子，还对着我眨了眨眼睛。

“如果这个人还有那么一点儿仁义，我能不能和他签订协议？”

“可以，我做事情一定要一心一意。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。”

“我一定会找到这个浑蛋，”我说，“他会感到头上的一座大桥坍塌了。”

“我相信你可以。我已经和你说了很长时间，对不起，我已经累了。”老人伸手按下了椅子扶手上的一只电铃，电铃和一根漆黑的电线相连，这里有一个墨绿色的木桶，里面种植着腐烂霉败的兰花，电线沿着木桶一直曲曲折折地延续到房间的门口。他闭上眼睛，又再次睁开，然后在靠垫上躺着，不再搭理我，眼皮都落下来了。

我站了起来，从潮湿的藤椅上拿起我的外套，从一盆盆兰花间穿出去。过了里外两道门以后，我来到了室外，十月的空气真是新鲜，我努力地吸了两口。暖房对面车库前的司机已经走了。管家迈着轻快的步子从红石板路走向我这里，他的后背像一块熨衣板一样，挺得笔直。我穿上外套，在那里站着等他。

他停了下来，距离我大约有两英尺，非常严肃地说：“先生，将军吩咐我给您开一张支票，您可以用支票提取您需要的数目。另外，里干太太想在您走之前见您一面。”

“他是怎么吩咐你的？”

管家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笑。“啊，先生，我懂了。他是通过按铃告诉我的，您不愧是侦探。”

“你代表他开支票吗？”

“我的权力是他赋予的。”

“谢谢，我现在不需要钱。这是个好权力，假如你死了，也不会被胡乱一埋了之。里干太太为什么要见我？”

“先生，您来这里的原因让她产生了误解。”他用那一双蓝眼睛把我看了个遍。

“是谁告诉她我来到了这里？”

“她的窗户和暖房相对。咱们走进的时候被她看见了，我不得不告诉她您的身份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这样。”

“先生，您是想提醒我应该做什么吗？”他的蓝眼睛上落了一层冰霜。

“我没这个想法。但猜测您的职务范围，让我感到非常有趣。”

我们两个互相盯着看了对方一会儿。他用那一双蓝眼睛瞪我一眼，然后就转身走了。

### 3

---

这个房间比较大，房门也很大，天花板非常高。从房间的这头铺到那头的白色地毯，好像是刚下了一场雪的阿罗黑得湖。镀着铬的金属装饰镶嵌在象牙色的家具上，房间里到处都摆放着高大的玻璃摆件和穿衣镜，象牙色的宽大窗帘一直垂到白色的地毯上，距离玻璃窗大约有一码远。白色物品被象牙色的家具映衬得更加苍白，如同血液都流光了一般；象牙色则把白色的杂物衬托得非常脏乱。窗户的对面是小山丘，那里似乎越来越阴沉。整个房间都特别闷，就快要下雨了。

我坐到了一张大软椅的一边，眼睛盯着里干太太，这个非常能惹